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安徒生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26.1081
ATS
C-4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安徒生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 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馆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录。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受到激励；另一方

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吸取有益的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了大量努力，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炷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我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和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安徒生简历	(1)
一、鞋匠之子	(2)
二、京城叩门	(42)
三、荆棘之路	(59)
四、创作炼狱	(75)
五、云游获宝	(89)
六、童话王冠	(110)
后记	(131)
安徒生年表	(135)

安徒生简历

安徒生 1805 年 4 月生于丹麦富恩岛上的小城镇奥登塞。父亲是个贫苦的鞋匠，曾到拿破仑的军队当过兵；母亲出身贫寒，做过洗衣女工。安徒生自幼酷爱文艺，喜欢幻想，但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14 岁时怀着追求艺术的心愿，一人到首都哥本哈根。到处登门求助，舞蹈、唱歌、演戏都没能学成；17 岁时得到皇家剧院经理古林的帮助，进斯拉格尔赛学校读书，23 岁又考入哥本哈根大学，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创作有游记、诗剧、诗歌等。1833 年开始到国外旅行；第二年创作《亚格纳特和水神》；第三年创作《即兴诗人》。1835 年起，进行童话创作，抱定“争取未来一代”的目标，每年贡献一本童话作品，终于在这一艺术天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中年到晚年，旅行和创作童话成为他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他共创作了 168 篇童话和故事，这些作品遍传世界各国，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流传久远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安徒生于 1875 年 8 月逝世。

1955 年，安徒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全人类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

一、鞋匠之子

在哥本哈根所在地的西兰岛和象鸭脖子一样弯曲的日德兰半岛中间，有一个绿色小岛，名叫富恩岛。如果你把船停靠中纽堡附近的岸边，然后弃舟朝东北方向走去，穿过一片山毛榉树林子，越过盛开着的三叶草地，很快就可以在地平线上看见一座建筑物的尖顶。这就是矗立在富恩岛这座主要城市——欧登塞，大约有七千居民。在东西大街上，在市中心，如画一般地座落着几幢古色古香的官邸，房子装着雕花的铁门，宽阔的台阶两旁装饰着石雕。富恩岛的贵族人家在这里过冬，每到夏天则到自己的庄园里去避暑。那里，百年老树环抱，爱摆架子而又娴雅的天鹅在绿水清池中嬉戏。富恩岛的达官贵人和发了财的富商们也住到这些地方来。战争几乎没有触动过这些沉溺在万花丛中的安乐窝。唯一不同的是那些身着军装的士兵们不时地在大街上出没。

欧登塞大部分居民栖身在四郊矮小破旧的小房子里。他们都是些卖手艺和打短工的小贩：裁缝、鞋匠、泥水匠、挖土工、洗衣女工和织布女工。贫困笼罩着四郊。谢雷兄弟医院附设的济贫院里，挤满了贫病交迫的老人。那些走投无路的父母不得不打发自己的孩子沿街乞讨。在司法官员难以计数的枯燥无味的记录文件里，记载了多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遭

遇，记载了为获取一片面包而流浪街头的小流浪儿的不幸。无论什么样的救济组织都对付不了这与日俱增的贫苦人数字。那几年，座落在城市入口的欧登塞监狱大有人满之患；监狱的建筑物就象一只沉重的箱子，阴森森的。每过一天，都会给四邻的居民带来新的忧虑。

“这该死的战争！”人们叹息着说：“又加上彗星这凶兆……”

1811年一个三月的夜晚，一群妇女聚集在圣甘诺教堂四周厚实的围墙旁边，看见了那颗带尾巴的星星，对它的出现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大家一致认为，这颗星宿总是凶多吉少。

“艾比尤的女巫麦得说，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了！”鞋匠安徒生的妻子玛利亚把这个消息传播给左邻右里。安徒生的妻子是一个不算年轻，但却健康结实，长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的女人。“老天爷生气了，派彗星来收拾咱们。”

一个大约六岁的瘦小的男孩紧挨在玛利亚身旁，贪婪地听着大人们说话，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仰望天空：此刻彗星会不会突然掉下来，轰隆一声爆炸开呢？

女人们唉声叹气地说：

“天呀，它要是用尾巴一扫，那可就完了！它的尾巴至少也有三十里长哩！”

“有这样长吗？我说，顶多只有三里。”

“哟，它远着啦，不过尾巴可粗了。”

“不是三十里，也不是三里，是几千几万里。”鞋匠安徒生走过来，参加了她们的谈话。

大伙对他的消息表示怀疑，这个安徒生历来总爱瞎说些什么！大不了是个寒酸的穷鞋匠，却偏偏觉得比别人高明。

“多新鲜——几千几万里，离哥本哈根总共才只有三十二里啦！”

“唉，管他呢，可有一点，这颗彗星可不是个好兆头，咱们要遭殃了！”安徒生的邻居卡特琳娜大妈叹息着说。

“你们别说了，哪儿都碰到倒霉的事，”玛利亚支持她说，“不久以前我们家里有一支蜡烛点着点着，突然往我小孩那边倒过去了……我真不知道，该有些什么倒霉事发生。”

邻居都摇头了：可不，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这就是说，这孩子要不久人世了。

“这孩子多好！到哪儿再去找比他更好的孩子！”玛利亚一逮着这心爱的话题，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又文静，又听话，用不着叫人操心。一个人坐着，手里拿着小树枝玩，还悄悄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什么。他不仅聪明，而且简直聪明得惊人。不久以前带他去看戏，虽说小，可把他乐得什么似的！他一走进大厅，向四周看了看就说：现在，如果我们家有象这大厅里的人这么多的牛油，那我就要吃个够！大人那会想得出来……我不是夸他，这对他没好处，只是说几句真话，全是实在话。汉斯·克里斯蒂安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当然，他不漂亮，不过，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这有什么要紧。”

玛利亚温存地抚摩着爱子淡黄色的长发。

“玛利亚，你得了吧，”丈夫打断妻子的话，“做母亲的总爱夸自己的儿子……可是一说到彗星，你就惊惶失措得掉了魂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它不过是路过咱们这儿，这会儿早就无影无踪了。这是有学问的人说的，别听这些老太婆胡扯！”

“算了，汉斯，你嘲笑了大伙，还说是别人讲的！”玛利亚气呼呼地说，“拿你那一套去骗鬼吧，提这种事真不是时候。”

“说不定他连魔鬼都不怕呢？”卡特琳娜大妈带着嘲弄的神情说。

“我干吗要害怕？”鞋匠平静地说，“要知道，恶乃心中生，而魔鬼是人空想出来的。”

“住嘴！你给我住嘴！”

玛利亚惊恐万状地从肩头扯下披肩，蒙在儿子头上，不让他听见这亵渎神灵的言论。

“你毁了大伙！跟魔鬼可不能闹着玩，它发起脾气来就要把你拖走……”

在披肩下面又闷，又黑可怕极了。小家伙突然哭了起来。

“瞧，把孩子弄哭了……哦乖，好孩子，你爸爸说着好玩，别怕！”玛利亚一边解开披肩，一边哄着儿子。

“回家吧，小家伙！”鞋匠说，“我在家里给你做了一个新玩意。”

小家伙顿时停止了哭泣，他那并不漂亮的脸上容光焕发，绽出了笑容。

汉斯·克里斯蒂安抓着爸爸妈妈的手，匆匆回到家里。那颗带尾巴的星星和魔鬼的阴谋，暂时给忘记得一干二净。

汉斯·安徒生并不是一个高明的鞋匠，他的心思不在这门手艺上。他那双善于灵巧地制造各种奇妙玩意的双手，在不需要拿起做鞋的锥子和锤子的时候，就好象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童年时代他渴望念书，可是没有钱。他的父亲安徒生是一个鞋匠，一贫如洗，在孩子9岁那年，精神失常，疯了。妈妈忍气吞声地把汉斯送到一个熟悉的师傅那里当学徒。她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女人，老喜欢编造一些纯属空中楼阁的玩意

儿，诸如他们一家发财了，甚至显贵了等等来安慰自己，她幻想着，自己的儿子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而这需要多少钱呀！他们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因此，汉斯·安徒生只好被困在做鞋的台子旁。鞋业行会没有发给他修鞋执照，因此他只能主要靠小修小补来维持生活。他借着从小小窗户投射进来的昏暗的光线，从早到晚弯腰折背去缝补那些破烂不堪的鞋子。为了增加光线的亮度，他在身旁放了一个盛满了水的玻璃球，活计常常从鞋匠的手中掉下来。他幻想着，在那玻璃球亮光的深处，会出现一幅比一幅更鲜艳，一幅比一幅更诱人的图画。他站在一艘大船的甲板上，前面是星罗棋布的遥远的南方国家；这是他从书本上读到的。高高的棕榈树，满目沙丘，骆驼在蹒跚行走。啊，这是他从来也未曾光临过的一座大城市的喧嚣的街道，这是一所他曾经梦寐以求去上学的教会学校的明亮而宽敞的教室……

正好，有一个中学生跑来找他补鞋。他们一边补鞋，一边交谈，这孩子拿出自己的课本，夸口说自己可以用拉丁文流畅地背诵出来。

那个中学生走了以后，安徒生心神不宁地久久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有好几次，他拿起该干的活，但随即生气地把它扔回工作台上。

“汉斯·克里斯蒂安，你听着”，他走到儿子跟前说，“你长大以后，要有毅力，有志气，穷不可怕，要排除万难，直奔一个目标：念书！既然我自己没有这个机会，你就在这条路上向前奔吧……”

“人念了书又有什么用呢？”汉斯·克里斯安兴致勃勃地问。

“噢，人念了书就可以过好日子！”父亲满怀信心地答道，“你想想，有学问的人能赚多少钱！有了钱，可以随你买好多好多有趣的书，每天晚上去看戏，然后到各地旅行，周游列国……”

“好了，别给孩子满脑子灌上这些没用的东西了！”玛利亚走过来干涉，“就好象没学问就过不成好日子似的！学会一门手艺，有吃有穿，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想怎么着？他在咱们家里就象一个伯爵的儿子似的，我从来不会让他穿得破破烂烂，总不会忘记把他梳整得干干净净。咱们的屋子里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干净这才是最大的享受呵！再说，也不至于把他饿着。我象他这么个年纪，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冷天，我披着一条千疮百孔的披肩，穿着一双破旧的树皮鞋，继父把我撵到大街上讨饭。要是讨不到吃的，就要挨打受骂。有多少次，深夜里我坐在桥下哭泣，两手空空不敢回家，可伸手向人乞讨，多丢人，而且也没有人肯施舍给你……”“你说的都是实情；玛利亚”，鞋匠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是，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人是不多的，人的心灵也还有自己的要求呵！”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玛利亚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你自个儿看书的时间还少吗？我啥也没说，冬天的夜晚，听你给我们大伙朗诵点什么有趣的东西，也满有意思的。可是有时候，你一个人坐着看书，冷不丁纵声大笑起来，倒是把我吓坏了。如果这就是什么心灵的食粮，那么，靠这种食粮，人很容易中邪的！不，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咱们过得并不比别人差，愿上帝保佑！”

鞋匠耸耸双肩，默默抓起了锤子。他想：“人跟人对生活的安排是多么不同呵！”玛利亚认为，一无所求就是最理想的

生活。可她自己常年累月地站在齐膝的凉水中，替别人洗衣服，晚上还要缝缝补补。这一辈子她只为自己缝过唯一的一件说得上漂亮的带碎花的棕色印花布衫裙。而且还把它压在箱底，等过节时穿。她满脑子迷信思想，相信命运，有时只要乌鸦叫一声，狗吠一声，都免不了要心惊肉跳……她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一种幸福。其实，牧师经常说的也是这一套：穷人要温顺、忍耐才能进天堂……如果他，汉斯·安徒生想在这里，在人间获得他所应该得到的，为什么不可以呢？而且他觉得，他完全可以做比修鞋更多的事！

难道生命在二十九岁上就要结束了吗？

安徒生一家在欧登塞城郊外一条小河边上。离他家不远有一座水磨坊，轮子哗哗作响。从前这座磨坊是寺院的财产，所以这条大街就叫寺院磨坊大街。一幢小小的房子一共住着六户人家。鞋匠一家占了一间小房间，既是卧室，又是餐厅和工作间。不知疲倦的玛利亚千方百计设法把地板擦洗得锃亮，窗户上挂着浆洗过的窗帘。为了装饰得更美，她在高高的柜子上面挂上几个色彩鲜艳的绘有图画的磁器盘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常常怀着兴奋的心情凝视着它们。鞋匠则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布置房间：在工作台上方挂着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书和丹麦著名剧作家荷尔堡的喜剧本，还有歌谱和两本不成套的言情小说，这是玛利亚喜欢的小说，而汉斯·克里斯蒂安则更喜欢童话。听了父亲讲述的故事以后，他常常在梦中梦见那黑眼珠的少女在面纱下神秘地微笑着，他还梦见恶魔，长满奇花异草的漂亮的花园。

“妈，如果咱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那该多么好！”他一边给妈妈讲他的梦境，一边叹息着说。

“咱们也有花园!”玛利亚安慰儿子,“难道你忘的咱们天窗外边那个箱子里种的东西吗?对了,在那儿,连玫瑰都能长好……你大概还记得,咱们差一点就住到伯爵的庄园里去了,对吗?别说是花了,在那儿,咱们还有自己的母牛,牛奶、牛油应有尽有。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命不好……”

玛利亚提起的这件事,差点儿使潦倒一辈子的鞋匠交了好运。1810年夏天,欧登塞报上登上一则广告:阿列费里特·拉乌维格伯爵打算招雇一名能够给伯爵所有家仆、甚至是给伯爵全家做鞋的,老成持重、认真而又不酗酒的鞋匠。条件是吸引人的:除薪俸以外,鞋匠可以得到伯爵树林旁边的一幢小房子、一小块菜地和一片牧场。

安徒生抓住这个机会,就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爱好远足,极目远眺,只有天空和树木,没有从来串门聊天,倒可以消遥自在、海阔天空地去幻想。他住在欧登塞,却只能在礼拜天到树林子去逛逛,而且还不是经常有机会。但愿这次时来运转!他急不可耐地向西大街奔去,到伯爵公馆里,并且领回来一包东西。

“这是试工,要给伯爵夫人做一双跳舞鞋!”他一边给妻子和儿子解释,一边小心翼翼的把一块结实的、闪闪发光的蓝缎子翻来翻去。“喂,小家伙,别拿脏手去摸它,摸了要倒霉的。咱们的乡村住宅,林中草莓,以及杜鹃鸟全靠这块缎子哩!”

“妈,这是真的吗?”汉斯·克里斯蒂安惊奇的问。

“是真的,好孩子。你可别打扰你爸爸干活,好好坐着,看看好了。”

三天过去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屏住呼吸,瞧着爸爸怎样谨慎小心地把一块缎子变成了一双小巧玲珑的、精致的鞋,

就象童话里公主穿的鞋一样。他百分之百地肯定，伯爵夫人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双鞋；不过夫人压根儿不是童话里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西大街的人。玛利亚也满心相信事情一定会马到成功。

“鞋子妙极了，鞋掌再好也没有了！”她说，“把咱们所有的钱都花在皮子上也不白费。当然，那是一定的，伯爵夫人嘛，又不是别的什么人。汉斯，上帝保佑你！”

她用一块干净的手巾把鞋子包起来，亲了亲丈夫，然后坐在台阶上等他回来。汉斯·克里斯蒂安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在将近一个多小时的光阴里，他们热烈地谈论着未来乡村生活的种种计划。然而，当他们一看到安徒生那副一直红到脖子根的苍白而忧郁的脸孔以后，他们彼此都明白了：房子啦，奶牛啦，杜鹃啦，一切都吹了。

伯爵夫人享受惯了哥本哈根第一流工匠的活计，对于欧登塞这位鞋匠的制品自然不屑一顾。她把捧到她跟前的这双鞋瞧一眼，就傲慢地说：

“实在不怎样！哎，当初别拿走就好了——可惜的是我那块缎子给毁了，那可不是便宜货！”

温顺的鞋匠被这位贵夫人旁若无人的口气激怒了。

“好吧，”他压抑着心头的怒火，“既然我毁了您的缎子，那么让我的鞋掌也见鬼去吧，这双鞋掌也不是便宜货。这就公平合理了！”

一把锋利的鞋刀挥了两下，这双不幸的鞋后跟便被切了下来。这双鞋曾经倾注了多少心血，多少希望啊！

然后，他一言不发，默默地转身走了，剩下盛怒的伯爵夫人不住的大骂：“这个乡巴佬”

乡村生活的美梦就这样结束了。

玛利亚又象往常那样从好的方面加以宽慰。

“别伤心吧，汉斯，”她说，“大伙谁都知道，这些有钱人都是一些刻薄鬼，没法使他们满意的。比如我吧，那位太太老要挑剔这挑剔那，到处找茬儿，可事实上衣服洗得就象雪一样白。如果真的叫你到伯爵那儿做事，那分给你的每件差事都会是受罪。为他们，为他们那间小房子，不值得！还是咱们这儿好，对吗，小儿子？”

“就是，还是咱们这儿好！”汉斯·克里斯蒂安欣然同意，他从来就认为他们的天地是最舒适、最满意不过的了。他一转念，又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要建造整整一座城堡，四周是花园，就象枢密顾问官法家里住的城堡一样。咱们全家都到里面去住。”

玛利亚微笑着，一把搂住了自己的儿子。

“那敢情好，小宝贝。”

甚至连父亲也惨然失笑了起来。

“好吧，小家伙，我就等着你的城堡，现在暂时还什么都没有……”

鹤鸟飞来了，它们把去年的巢窝收拾得妥妥贴贴。庭院里的醋栗树丛上覆盖着细小而带皱纹的叶子。不用说，树林子里一定早就遍地长满好看的雪白的白头翁和黄色的九轮草。最近这个礼拜天，汉斯·克里斯蒂安和父亲一起到树林子来了。

小家伙蹦蹦跳跳的，跑在前面，迎面飞来的每一只蝴蝶都使他欢欣若狂。后来，他突然想起，不久以前，也就是四月二